

第四輯



卷四



1408

# 婺源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西省婺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68/29

主 编：王钟音  
编 辑：县政协文史政宣办公室  
摄 影：俞承勋 郑磐基 董礼和

江西省婺源县印刷厂承印

一九九三年九月

# 目 录

胡耀邦在婺源	詹瑞祥(1)
婺源旅沪茶业工人的一次工潮概述	胡兆保(5)
婺源茶叶大事记	俞炎保 胡文彬(11)
“协和昌茶庄”史略	胡文彬(50)
荷包红鲤鱼的由来	董礼和(59)
婺源灯彩一瞥	何柏坤 胡或(62)
浅谈婺源徽剧	潘秋江(68)
婺源古树	郑磐基(72)
古代婺源邮驿	陈爱中(74)
中央老区访问团访问婺源纪略	朱火金(77)
婺源民工在乐丰农场筑堤纪事	王利善(80)

## 婺源人物录

婺源三个留比学生	王泽农(83)
科学家三昆仲	王钟音(88)
詹剑峰传略	陈爱中(96)
汪灶喜生平片断	董礼和(100)

## 婺 源 风 情

古桥漫话	陈爱中 (103)
------	-----------

地名的艺术	夏 潘	(106)
婺源食文化	夏 潘	(108)
楹联小辑	夏 潘	(110)

### 婺源珍闻

虹关长人	詹庆德	(112)
昔有婺人不畏虎	陈爱中	(114)
政协婺源县委员会历届情况简介(续)	董礼和	(116)
征集文史资料启事		(121)

## 胡耀邦在婺源

詹瑞祥

胡耀邦同志是1961年12月25日拂晓从景德镇启程,于上午九时许到达婺源县城的。陪同的有团省委副书记王治民同志和随行人员,共八人,分乘二辆小车。小车甫抵县委院内(现改为干部招待所),县委书记杨绍南、县长谷守善,团县委副书记程根祥等同志立即走上前去表示欢迎。杨等作了自我介绍,耀邦同志和大家一一握手致意,还特意在县委书记、县长身前,用手指指他俩,口中随着轻轻地吐出两个长音:“杨……,谷……。”这可能是耀邦同志强记人名的一种方法。

因为路窄难行,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饥肠辘辘,所以稍事盥洗,就径直进机关食堂用早餐(那时县里尚无专门的干部接待机构)。早餐比较简单,是稀饭和包子、水饺。由于事先关照必须备些辣椒,这可使我煞费心机,时值隆冬,又没有象近年这样的长途菜贩,根本买不到新鲜辣椒,只能临时搞两小碟酸辣椒和辣酱,后来我在公安局与洪成德同志商量保卫措施时,瞥见他床头挂着一串红得耀眼的干辣椒,就顺手牵羊提进厨房,用油一煎,也捧上了餐桌。看来这碟奇辣无比的小菜,倒颇合耀邦同志的口味。

饭后,在机关走廊中,观赏了婺源名特产之一的荷包红鲤鱼,绍南同志随手捧起一条活蹦乱跳的成鱼,作了介绍,耀邦

同志初次见到如此短而粗肥的红鱼，极感新奇，连声叫好，倍加赞许。尔后，兵分两路，他和大部分同志听取县里的工作汇报，另派一位处长带着秘书到县供销社调查我县商品购销情况，想从一个侧面了解山区群众的生活现状。工作汇报是在相互交谈中进行的，气氛随和，而又十分认真。绍南同志在简要介绍全县概况后，着重汇报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下放到生产队的问题，具体谈了他率领县委工作组在赋春大队进行试点的做法和体会。耀邦同志对此很感兴趣，他说：“这次下来，走了几个地方，尚未听到有人具体谈及这个问题，你们不仅认真地作了研究，还亲自搞了试点，这很好！”他接着问道：“你们下一步打算如何？”绍南同志回答：“根据省、地委的部署，我们准备分三批进行，今冬搞30%，明春搞30%，还有40%明年秋后搞完。”绍南同志话音刚落，他就以十分明确并略带几分批评的语调指出：“还是全面搞吧！不要分批啦！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这是方向，中央已经定下来了，非搞不可，不能犹豫。”绍南同志当即表示要按此指示重新作出部署。嗣后，程根祥同志汇报了共青团方面的工作，耀邦同志在插话中说了不少鼓励的话。要求团县委集中精力把正在积极筹备的第七届团代会开好。

工作汇报持续了个把小时，耀邦同志一行随即到文化馆参观文物，无奈当时馆内专业人员已下放农村，临时找人介绍又业务不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还是耀邦同志侃侃而谈，向随行人员一件一件地作了讲解。接着，又到婺源中学看文公庙。他饶有兴味地鉴赏了该庙的外围建筑。庙的四周围有红墙，大门是用巨石筑成的门楼，门楣上嵌有一块刻着“文公阙里”四个大字的巨匾，东西两端还竖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在

此下马”的石碑，气势雄伟肃穆。耀邦同志在这里足足逗留了二十分钟。然后，顺路而下，看了虹井，浏览了市容，并迈入城关小学大院，围着月池欣赏了儒学的建筑和景色。这时，时钟已超过上午十一点，耀邦同志一行立即上车，由绍南、守善等同志陪同驶离县城，沿途在新岗山稍作停留，合影留念。在握手道别时，耀邦同志轻拍着绍南同志的肩膀，又一次关照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是当前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政策，中央已经看准了，是不会错的，你们要大胆搞，……”

因为有约在先，耀邦同志必须当天赶到衡县，在婺源只能满打满算地安排两个来小时。所以，一到县城，他就抓得很紧，尽可能多听多看，几乎不留一丝空隙。他那充沛的精力，勤奋朴实的作风和贯彻中央指示一丝不苟的精神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视察，尽管时间很短，对我县工作却有很大促进，尤其在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这项工作上等于给我们重重地扬了一记响鞭。说句实话，那个时期纠正“左”的东西确非易事。就以下放核算单位来说，中央已有明文下达，农民也一致拥护，可是各级班子中的相当一部分同志，就象后来实行大包干初期的心理状态差不多，总是求稳怕乱，忧心忡忡，束手束脚。经过耀邦同志的当面指点，县委班子中的各种疑虑才烟消云散，很快作出了在全县范围内一次铺开的决定，短短三四个月就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成为全区结束得最早的一个县，这对接连夺取后几年的农业丰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据团省委王治民副书记说，耀邦同志这次来婺，并非临时起意，他刚到南昌就提出要看看朱熹的故乡，沿途还向我们讲述了婺源县名的由来。这都说明，此行他早有考虑，是慕名而来的。

在这里，我要感谢程根祥同志的帮助。原先在档案资料中，只能查到耀邦同志来婺的大体时间是在 1961 年 12 月下旬，无法确定是其中的哪一天。最近，当我走访程根祥同志时，他却详细地谈了接待经过，还肯定无疑地提到耀邦同志到县的那一天，正是县团代会预备会报到的日期，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循着这条线索，我从团县委档案中终于查到七届团代会预备会报到日期是 1961 年 12 月 25 日，从而解开了这个多年未解的疑团。

# 婺源旅沪茶业工人的一次工潮概述

胡兆保

- 发端于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之后的第一个五月。
- 上海。
- 旅沪之婺源茶叶工人不怕高压、不畏拘捕，全力以赴，团结抗争。

## 管事司董中饱私囊 工友携手捍卫权益

上海小南门外糠坊弄星江茶业公所，是婺源县旅沪作工的数千工人捐资出力建成的一幢公产房屋。婺源茶业工人离乡背井，千里迢迢到上海，满怀希望在客居之地能有一个为婺源工人说话办事的管理机构。星江茶业公所正是建立在广大茶业工人这种迫切的愿望之上，它的宗旨应该是维护工人的利益。然而，茶业公所建立后，公所的管事司董的所作所为，却使工人们大失所望。当时，茶业工人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从早干到晚，工间没有余闲休息，工人们累死累活，一天却只有三角零八厘的收入，月工资九元二角四分。大部分制茶工人都只有半年工作，即春季由婺源赴上海，秋冬停工返回原籍，那时往返路途平均须耗时一月，这一月无收入还须付旅费川资；在沪作工时，栈主供给食宿，但开工前、完工后、中途停

工，皆工人自备伙食，自寻宿舍。每个工人半年工资才五十五元二角四分，除去往返旅费和工闲时食宿等开支，所剩无几，有的甚至不足两抵。而执管茶业公所的胡静煦、汪子文等人不但不关心工人的死活，而且还贪污中饱，将数千工人血汗筑成的公所私行出租，收入的两万多元全部倾入私囊，因而引起婺源茶业工人的极大愤怒。

1926年5月13日，工人代表纷纷至茶业公所找管事司董交涉。工人们愤怒呼吁，强烈要求改组公所之组织，决不允许胡静煦、汪子文这样的人继续作星江公所的管事，要求将出租公产的积蓄查充，然后补助工人维持生活。

### 四条呼吁诉之于市 三千茶工力除积弊

胡静煦、汪子文见事情败露，担心茶业公所一旦改组，他们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于是挖空心思，私用星江茶业公所的名义，在报上刊登广告，一方面偷梁换柱，故意改变公所的性质和地位，一方面借此推脱罪责，欺骗舆论。

然而他们又一次打错了算盘。这时的旅沪茶业工人已不是过去那些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奴隶，“五卅”运动使三千多名来自偏僻山乡的穷工人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5月25日，各栈工人代表召集公所董事臧祥亨、洪先春、叶奎泰、李福田开会，并作出了解除汪子文职务的决定，委托律师李时蕊依法进行交涉。李律师将工人代表和董事会议作出的决定函告汪子文，但汪子文依然故我，拒不遵行。

6月8日，婺籍茶业工人公开发表宣言，郑重指出：1、星江茶业公所是茶业工人捐资建设的公共产业，非茶商及管事

司董的慈善机构；2、现管茶业公所的司董胡静煦、汪子文损害公所利益，侵夺工人权利，应令停止职务，听候官厅裁判；3、公所组织及管理方法，应由我工人代表开会议决；4、公所整顿之后，应切实整顿同业行规，由公所发给同业工人执照，规定工作时间，工资数目及其它工作应遵守的规则，还要明确规定工人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宣言表达了三千多茶业工人“对公所问题，非根本解决不可之觉悟”，并宣告：以上四条“为我婺籍茶业工人切身利益，必全体一致，尽全力以赴之，不达目的，誓不中止”。1926年6月9日的上海《申报》还以“婺籍茶业工人之呼吁——为改组茶业公所事”为题，全文登载了茶业工人的宣言书。

### 工人代表举行大会 司董报警狗急跳墙

茶业工人的斗争步步深入，工人代表在改组茶业公所，并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中，进一步提出了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的方案。

1926年6月15日，旅沪婺源茶业工人全体代表大会在上海星江茶业公所召开。在沪的九十余处婺源茶栈、三千余茶业工友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将讨论和通过组建茶业公所，增加工人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议案。大会先由律师李时蕊主持修改行业章程和行规，并商讨改组茶业公所的办法。经全体代表讨论通过，推举能公正办事的董事洪先春为主席。<sup>①</sup>

不料，会议正开得热烈的时候，水仙宫警署的巡官带着警

---

①1926年6月16日《申报》“婺源茶业工人代表大会纪”。

士突然闯进会场，不问情由，当场将工人代表吴伯超等二人拘捕。两名在会场采访的通讯社记者也险些被当作嫌疑分子抓走。原来，这又是司事汪子文在暗中捣鬼，他对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又怕又恨，于是慌称工人集会暴动，向公所附近的一分区三分署的警官报告，企图利用警署破坏大会的召开。工人代表得知缘由，更加激愤，纷纷怒斥汪子文无中生有信口雌黄的卑劣行径，并要汪子文拿出证据，归还工人代表。工人代表团代表朱润斌、俞乃庚等一面商议派员赴警署交涉，一面劝导众代表继续开会，以开好大会并拿出成功的正式议案来挫败汪子文的阴谋。这样，众代表才按住怒火继续开会。

### 议案通过初战获胜 代表释回斗争未止

茶业工人代表大会仍按原先安排进行，接下来是由工人代表朱润斌进行报告，报告的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报告5月13日以来关于汪子文等侵吞工人财富，变茶业公所为私有以及工人代表进行交涉和斗争的经过；二是宣读提交大会讨论的几项议案，分别是：(1)修改建立新章程和新行规；(2)增加工资，旧工资每日三角零八厘，现改为每日四角五分八厘；(3)缩短工作时间，旧工作时间是每天从早干到晚，长达十几个小时，现改为每天上午七时上工，下午五时停工。朱润斌报告后，李时蕊律师逐条进行了解释。与会全体代表一致赞成通过了全部议案，并公推程灶海、俞乃庚、吴伯超、朱润斌等八人为代表，将议案内容于次日通知李福田、叶开泰、臧祥亨、洪先春、程润庭五董事，征求意见，限两日内答复。

大会闭会了，但是被警署抓走的代表团代表吴伯超仍未

放回。代表们非常气愤，均表示吴伯超不放回决不散去。于是李时蕊律师、朱润斌代表驱车赴水仙宫警署交涉，众代表在大会场等候，相机行动。

茶业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李时蕊律师已将举行大会内容报告淞沪警察厅厅长严春阳，一区三署根据警厅的训令还就近派警到会场维持秩序，情况显然，汪子文恶意中伤，制造谎言又怎能掩盖事实。在水仙宫警署，朱润斌和李时蕊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终于迫使金立书署员“应允”放人。在茶业公所会场等候消息的工人代表，一直候到吴伯超脱险释回，方才散去。

6月21日，工人代表与各栈栈主、作头又在茶业公所集议，商定解决茶业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但因部分栈主的缺席和抵制，最后仅同意每工只加大洋三分。<sup>①</sup>工人愤怒地指出，每工加三分，则全月仅加九角，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决定由代表律师函请警厅县署设法维持，工人们将为每工增一角的合理要求而继续进行斗争。

新的斗争又拉开了序幕。

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前夕于上海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指出，当时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已具有更尖锐的政治性质。二十年代婺籍旅沪茶业工人的这次工潮，宣告了茶业工人的觉醒，也显示了婺源茶业工人的团结和力量。

---

①见1926年6月27日《申报》：“婺帮茶业工人要求加薪”。

附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婺源旅外工人斗争的历史，是婺源近代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但据笔者所知，目前我县这方面史料的征集和研究还是一块空白。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一是希望当年这段历史的经历者和熟悉这方面史料的同志共同来回忆和研究，不仅要回忆旅外茶叶工人的史料，还希望回忆旅外制墨工人或其它行业的情况，如1924年6月旅沪的三百余制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抗议店主无理开除工人而进行的罢工斗争等等（1946年6月9日《申报》所载《婺源帮制墨工人罢工》）。二是本文涉及的这段历史还待补正，如工人代表朱润斌、吴伯超，律师李时蕊等人的情况；当时全国各地工人的罢工斗争，大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下猛烈地发展起来的，婺源旅沪的三千余茶业工人中，是否也有党组织或党员在其中活动？因资料所限，敬希识者不吝指教。

# 婺源茶叶大事记

(1949—1990)

俞炎保

胡文彬

婺源是全国重点绿茶产区和出口商品茶基地县之一。建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上级党政的正确领导下,历届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发挥茶叶优势不放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靠政策,靠科技、靠投入,使“婺绿”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全县茶园面积,茶叶年产量分别由1949年的4.8万亩,1.5万担增加到1990年的16.3万亩,超过11万担(历年茶叶生产、收购数附表于后)。茶叶已成为我县的主要经济支柱,出口创汇拳头产品和农民致富的主要门路。

为了回顾整理解放后的“婺绿”发展史,笔者现据有关资料,分成五类,按发生时序汇编成《婺源茶叶大事记》奉供读者参阅。

## 一、生 产 流 通

### (一)恢复和发展茶叶生产

1949年5月,婺源解放。全县茶园面积只剩下4.8万亩,茶叶总产量仅1.5万担。

1950年3月14日,由县长发布通令,对茶主逃亡之茶园进行调查,并尽快恢复生产。

1950年,县人民政府选定紫阳镇东门福潭坊一带包括潘家祠、张姓茶地、孙家茶号等,着手筹建婺源茶厂。由上海营造厂设计,3月动工,7月竣工,建成1067平方米的第一制茶车间。

1952年10月5日,县委、县政府将省财委分配给我县茶园中耕施肥垦荒贷款30亿元(旧币制,相当于30万元),全部落实到农民手中,做到专款专用。

1954年,县委、县政府为实现茶叶增产20.8%,发动茶农进行夏季茶园锄草施肥,普遍采制夏茶。

1954年和1958年,农业部高磷溢同志先后两次来我县调查总结了秋口渔潭改造老茶园和夺取粮茶双丰收的经验。

1956年,省、专先后拨给我县茶叶生产贷款40万元。

1956年冬,由县委副书记带领的县委工作组及茶技干部,在秋口渔潭鹤溪洲,规划建设我县第一片200多亩新式茶园,并组织了茶叶专业队。

1958年3月11日晚,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在听取中共婺源县委书记汇报后,指示:茶叶第二个五年计划搞8万亩12万担。

1958年3月31日至4月12日,县人委在县茶厂举办一期评茶训练班,推行民主评茶,使技术与生产结合,指导茶叶生产。

1960年5月15日,县人委印发《关于加强茶叶统一管理若干问题的指示》,严厉打击投机商和二贩子的不